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
### 第十回 遇重喪惡棍大遭殃 代和事好徒快中飽

卻說貴興聽見後面叫救命，連忙飛奔進去，只見丫環僕婦，亂做一團。貴興喝問甚事，只見何氏招手道：「官人，快來呀！姑娘不好了！」貴興吃了一驚，走到桂仙房門口一看，只見一幅羅巾，高高的把個桂仙掛起，頭髮也散了，那舌頭伸出來有二寸多長，兩隻眼睛睜起來，比活的時候大了兩倍。他跺了跺腳道：「這是哪裡說起！好好的怎麼活的不耐煩了！」何氏著急道：「官人快解下來救呀！我們解了半天，解不下來。」貴興便叫喜來去解了下來，救了一會，眼見得是沒用的了。貴興看見她襟上，露出一角信封來，便順手抽出來一看，信面上寫著，「送梁宅姑母大人安稟」。貴興大怒道：「原來是私通仇家的。死遲了，死遲了！」把那封信撕了個粉碎，賭著氣走了出來。眾強徒迎著問訊，貴興略略說知。爵興道：「別的不打緊。這位表姪女，不是許了陳家的麼？那小官人不必管他，只是他的老子陳澤廣，不是好說話的。因為他專門代人寫狀詞，寫得好，人家都叫他做『陳狀元』呢，先要設法打發他才好。」貴興愕然道：「這便怎麼得了！」爵興道：「不過破點財罷了！」當夜亂到天明，一面買棺材，預備盛殮，一面到陳家去報喪。這陳澤廣聞報，就帶了兒子，親來弔問，一見面就道：「這是小兒沒福，但不知令妹得的是甚麼病？怎麼過的這麼快？」貴興道：「是昨夜得的一個急病，醫治不及。」陳澤廣道：「就煩引路到裡面，一則弟也看看，二來叫小兒也向他的未婚妻，上一爐香。」貴興道：「這個且不敢當，先請書房裡坐罷。」說罷，讓他父子到了書房，因為自己不便啟口，就叫爵興去探聽口氣。從中說項，往來回話。到底說到貴興出了二千銀子，爵興卻從中落了五百，陳澤廣得了一千五百銀子，便屁也不放一個，帶著兒子去了。

裡面哭聲又起，是要葬殮了。何氏屢次三番，叫人出來請貴興送殮。貴興因為為了妹子，用了二千銀子，沒好氣，走進來，噘著嘴，也不哭，也不說話。只見五歲大的兒子應科，哭跳著叫娘，哭的昏了，一跳跳在貴興腳下，把他才上腳的一雙新襪子，踏了一塊污泥。貴興兜臉就是一巴掌，打將過去道：「她死了，於你甚事，要你這麼傷心？」何氏忙過來拉在一旁，哭著道：「誰象你是個沒心肝的，同胞一脈的妹妹死了，淚絲兒也沒有一點。此刻又沒有人得罪你，你又聽了哪個強盜的唆攪，卻來拿兒子出氣！」貴興大怒道：「嘎！誰是強盜？你這強盜說的是誰？」說著兜臉打了一掌。何氏已經哭的傷心，此時趁勢倒在地下，號啕大哭起來。貴興更是怒不可遏，走近一步，狠狠的踢了兩腳。一眾丫頭僕婦，齊來勸開。貴興走了出來，怒氣未息，一眾強徒都來勸解，貴興直挺挺的坐著，總不答話。眾人見沒有意思，漸漸的都散去了。只剩下區爵興一人，花言巧語的，勸得貴興回過笑臉來，便拉他到煙榻上燒煙解悶，向煙盤裡一看道：「呀！不好了！我這一盒煙，怎麼淺了許多？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是了！一定你家喜來拿去了！我聽說他近來很肯玩這個，罷罷，這裡放不得了！九錢多銀子一兩的東西，我哪裡供得起他偷呢？我把這半盒帶在身邊，這一盒滿的請賢姪代我收好吧，這裡再放不得了！」貴興道：「表叔何不拿回家去呢？」爵興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！我那裡閒人太多，我供應他們不起，第一是一個姓熊得朋友，叫做熊阿七，也是江湖上一條好漢，因此我很敬重他。只是他的煙量太大，有煙在那裡，無論一兩八錢，不吃光了，不丟槍的。」貴興笑了一笑，又談了一會，爵興也去了。

此時裡面靜了些，不免進去看看。只見何氏躺著棺材，抽抽咽咽的哭個不住。貴興便到房裡，把爵興那盒煙，放在梳妝抽屜裡。坐了一會，沒意思，又走到外面，在煙榻上躺了一會，覺得寂寞，又到裡邊來。何氏還是哭個不止。貴興歎道：「可以不哭了！」看了看神形慘淡，也不覺一陣傷心，翻身仍走到外面。不知怎樣，總覺得心神不定，總是他們今日散的太早，冷靜的不好，忽然一陣，又覺得心驚肉跳起來。這一日總是無精打彩的，到了晚飯時候，他不願與何氏同吃，叫開到書房裡來，獨酌了數杯，總是無味，飯也不吃了。坐了一會，躺到煙榻上，朦朧睡去。一覺醒來，已有四更時候，覺得有點夜寒，遂起身到裡面去睡。走人內堂，看見妹子的棺材停著，碧冷冷的點著一雙綠蠟燭，不覺打了個寒噤。走入房內，揭開帳子，在牀沿上一坐，出了一會神，覺著更冷。暗道：「奇怪！怎麼今年才到八月裡，就這樣冷法呢？」伸手要去推何氏，要叫她睡到裡面點，誰知伸手一摸，摸著一件東西，是冰冷的，不覺大吃一驚，直跳起來叫道：「噲！快起來！快起來！看牀上是甚麼東西！」叫了兩聲，不見答應，因說道：「怎麼睡得同死人一般，這般叫也叫不醒了！」只得拿起燈來，自己去照。先掛起了一邊帳子，方才一手拿燈，一手揭帳，彎下腰來一看，只嚇得他哇的一聲，喊了出來，倒退不及，仰面翻了個跟斗，燈也摔滅了，房裡弄得漆黑。

連忙爬起來，連爬帶跌的出了房門，劈面又看見他妹子的棺材，越發嚇的渾身都麻木了，非但走不動，站也站不穩了。啪登一聲，坐在地下，連忙要起來時，那手腳又作怪起來，不由他做主，再抬也抬他不動，口裡要叫時也是叫不出聲，心裡又慌又害怕。「這回不好了，我怎麼啞了！」沒奈何在地上亂爬，爬到天井裡，用盡平生之力，大叫道：「起，起，起，起，起……」以後更叫不出來了。「不好了！怎麼我這下頷震動起來？三十二個牙齒也叫響了？」回頭看看堂屋裡的棺材，不覺又抖了一抖，仍舊站不起來，只得再爬，一直爬到外面堂屋裡。坐在地下，按一按心神，略為好點，那牙齒仍是叩個不住，手腳是冰冷的，身上卻一陣一陣只管出汗，並力把牙根咬緊，雙手捧住心頭，在鼻孔裡喘了一口氣，覺得又好點了，就坐在地下，大叫道：「你們起來呀！起來，起來，你們快起來！」這時已是四更多天，眾人正在好睡，他又在外頭叫，哪裡有人聽見？叫了十幾聲，側耳一聽，仍是鴉鵲無聲，沒奈何只得站起來。此時好點了，站得起來了，不過腳軟點罷了。一步一跌的，到外面去，再到門房裡叫喜來。

此時月已沉西，天井裡是漆黑的，看看又是害怕，幸得書房窗戶，有一點燈影射出來。只得硬著頭皮，大著膽子，走到門房門口，也來不及叫了，攥起拳頭，就在門上擂鼓般打得震天響。

你道他在牀上，見了甚麼，就嚇到這個地步？原來他拿燈一照時，只見何氏仰面睡著，頭髮披著，眼睛睜著，口張著，臉上變成不紫不黑的顏色。他方才說他老婆睡得同死的一般，這可不但同死的一般，簡直是死了一般。這才把他嚇的三魂剩下半魂，六魄失了五魄，露出這副醜態來。

且說當下他那擂鼓般的打門，把喜來驚醒了，罵道：「天還沒亮呢！是哪個羔子忘八蛋呀！」貴興沒有聽見，還是亂擂。喜來又罵道：「是哪個混帳東西呀！」貴興因為擂門擂的太響了，還沒有聽見，擂的更厲害。喜來大怒，跳起身來開了門，誰知貴興擂門用力太猛，這裡門一開，那裡就撲通一聲，撲了一跤，跌到門裡。喜來猛不提防，被他壓了個仰面一跤，心中越發大怒，一手執著他髮辮，這隻手就是劈拍劈拍的幾個巴掌。回眼一看，大驚道：「原來是大爺，該死該死！」一面攙扶起來，問道：「大爺有甚麼事來？」一面細看他時，只見他面色白的同石灰一般，眼睛也直了，那氣是喘個不住，心中驚疑不定，正要扶他坐下，只見他說道：「不……不好了！奶……奶奶不見了！」喜來大驚道：「到哪裡去了？大門早就上鎖的呀！」貴興道：「沒……沒了！」喜來道：「到底到了哪裡呢？」貴興道：「是……是死了！」喜來又大驚道：「昨日好好的，這是哪裡說起？」貴興道：「不……不用多問了，叫人起來吧！」喜來嘴裡答應，心裡納悶道：「怎麼死得這等大驚小怪的，莫非又上吊了麼？」一面就拿著燈，照著貴興進去，便要房裡去看。貴興只站在裡面天井裡道：「你先去叫人吧！」喜來便到裡面，搖房門打牆壁的，叫起了一眾丫環僕婦。大家方才出來，忽聽得貴興大叫一聲：「呀！不好了！僵屍來了！」翻身往外就走。眾人方才聽說「奶奶死了」，已是吃驚，走到堂前見了棺材，又是心寒；忽然又聽了這一聲怪叫，只嚇得哄的一聲，往裡就跑，蠟燭油盞摔了滿地。還是喜來膽大，飛跑過去，拉住貴興道：「大爺！做甚麼？」

貴興道：「快……快放手，僵屍來了！」喜來道：「在哪裡呢？」

貴興道：「在房裡哭呢。」喜來道：「哭出來了，是奶奶回過氣來了。大爺放心，不是僵屍！」貴興心中稍為安了一安。喜來一手拉住貴興，回進來，大叫道：「大家快出來，沒有僵屍，是奶奶回過來了。」眾人方才一個一個的，慢慢出來，挨到房裡去，原來哪裡是奶奶哭，是那個睡在牀裡的應科小官官，因為醒了，叫他娘不應，在那裡哭呢。

貴興雖到了房裡，卻抵死不敢到牀前去。有兩個老成的僕婦，便過去先抱下孩子來，一個在何氏心口上摸了一摸道：「不中用的了！你們快來拆帳子吧！」七手八腳，就去拆帳子，卻聽得地下拍撻一聲，是拉帳子時，在牀頭上帶下一件東西來，掉在地下。喜來拾起看時，不覺吃驚道：「呀！這是鴉片煙盒呀！哪裡來的？」貴興不覺頓足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」亂哄哄鬧了一會，早就天亮了。貴興一面叫人去請眾惡徒來幫忙，一面到各處報喪。不一會，眾惡徒陸續到了，只有爵興未來，忽聽得門外一片聲嚷了進來，抬頭看時，卻是丈人何達安，叔丈何達先，帶領二十多個何家子弟，嚷著進來道：「好好的人，怎麼一夜工夫就死了？」跑進來也不理貴興，一直到裡面去了。貴興攔擋不住，暗暗著急，忙叫喜來，飛跑去請爵興來調停這事。

不知爵興來了怎樣調停？且待下回分解。